

电影文学剧本

今夜星光灿烂

白桦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 7



今夜星光灿烂

白桦
著



中国电
影出版社

1981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在一九四八年的淮海战场上，孤苦无告、生活绝望的姑娘杨玉香被解放军电话员小于搭救了。在炮火中，她经历了人生崇高的精神和美好心灵的洗礼。通讯员小郭、卫生员小孙、连长何战云，还有她心爱的人小于，他们为人民的解放，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。杨玉香怀着深情告别了死去的亲人，踏上新的征途。

作者以清新、抒情诗的笔调，着力描绘了几个血肉丰满、具有个性的年轻战士，讴歌了无产阶级的人性美、人情美。它象灿烂的星光，引起人们深沉的思考。

今夜星光灿烂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2.4 插页：2 字数：150,000

1981年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2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365

定价：0.25元

静静的天安门广场之夜，雨后初晴，积着水的地面上反射着灯光和星光。

我们慢慢向人民烈士纪念碑走去，突然仰望星空，灿烂星空，无数颗星闪烁着奇异的光彩。

交响乐队轻轻奏出将要贯串全剧的、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主旋律……

一望无际的成熟的谷地，谷穗在星光照耀下微微晃动着……

璀璨的星空在树林梢头缓缓旋转起来，又缓缓止住……

海水在星光下荡漾着，无边的、墨黑的海水……

我们象在往星空飞去，星星越来越亮、越来越密集……

片名：《今夜星光灿烂》从银河中飞出来。

越来越猛烈的炮声中，硝烟越来越浓重，一颗一颗地鲸吞着空中的繁星，一直到完全吞没……

字幕：1948年11月25日，淮海战场。

冬日黎明的战场，浍河两岸。在我军临时构筑的阵地前，一排排的炮弹在爆炸，升起十几丈高的烟柱，成吨的泥土飞上天空又落下来，拍打着地面。

战士们在简单的掩体和交通壕里，一动也不动地瞄射着前方，满身都是泥土。

一个十七岁的农村姑娘，在一条伸向远方的弯曲小路上走着，她用蓝布头巾包着头，又粗又长的辫子在胸前摆动着，她那冻得发红的手抓着肩上的麻绳，麻绳捆着用草席卷着的小行李卷，肥大的破棉袄裹着一个瘦小的身躯。俊美的脸，小嘴狠咬着蓝布头巾的角，忐忑不安的大眼睛环顾着炮声隆隆、烟雾弥漫的大地。

她走进一座荒无人烟的村庄，在一间上着铁锁的草屋前站住了，从怀里摸出一把钥匙。她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那扇破旧的木板门。

门上的铁锁忽然消失了。

一个十二、三岁的男孩兴高采烈地奔来，两只手抓着两只野兔，他用肩膀、用脚、用头敲着门。

辫子根上还插着一朵小花的姑娘打开门，男孩提着野兔的耳朵，举过了头顶，他由衷地欢快地笑着，笑得那么畅快，那么甜！

姐姐也笑了，她身后出现了苍老瘦削的爹爹也笑了，

但他们的笑容只是一刹那间就止住了，姑娘的笑容变成了惊骇。

弟弟身后出现了一个骑骡子提猎枪的财主，老财主的皮袍子的下摆掖在腰间，他跳下骡子，狞笑着向男孩伸出手。

弟弟转过身来，把野兔藏在背后，怒目而视。

爹的嘴唇抖动着要说点什么，还没来得及——财主劈胸抓过男孩，脚手一起使劲，把男孩推了一丈多远，男孩的头撞在一块大石头上。

一对野兔逃跑了，财主跳上骡子向野兔追去……

爹和姐姐扑向男孩，摇着男孩无声地号哭着……

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、锁着的家门。

十块银元放在红漆写字台上，一双焦黄的手拉开抽屉，收了银元，把一张诉状递给以泪洗面的父女。

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、锁着的家门。

诉状。在伪乡公所的门前，一个瘦得象鬼怪似的乡丁倒看着诉状，一条腿不停地抖着，用那双可怕的烂眼睛看了看这一对父女，把诉状掷向他们，姑娘在地上拾起诉状……

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、锁着的家门。

诉状。伪县地方法院的门前，一个面目狰狞的法警站在小窗口旁边。

一个毛笔夹在耳朵上，长着老鼠胡子的录事伸出笑得使人恶心的脸，用手指把诉状弹出窗口……

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、锁着的家门。

诉状。省高等法院，一对石狮子。一对肥胖的法警站在小窗口两边。

父女俩把诉状递过去，小窗口“啪”一声关上了。

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、锁着的家门。

诉状。南京伪总统府高大的门楼，落叶纷飞。父女俩向戴着钢盔的一排宪兵递交诉状，宪兵们象是些泥塑的金刚，好象没有看见似的。

一个穿着马靴的国民党军官接了诉状。

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、锁着的家门。

大雪纷飞，父女俩相依着站在伪总统府门外，宪兵们

纹丝不动地站着，身上落满了雪……

一个军官走出来向他们挥着拳头。

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、锁着的家门。

南京街道上的法国梧桐树上又冒出了新芽，父女俩捧着碗在街头乞讨。爹已经苍老得多了，不停地咳嗽着，姑娘羞怯地向人举着碗……

大片大片的梧桐叶飘落下来。

父女俩又站在宪兵们的面前。

国民党机械化步兵的十轮卡车和炮车一辆接一辆地在总统府前驰过。

一个国民党军官挥动着诉状，瞪着凶神似的眼睛向父女二人吼叫着。

老头儿呆住了。

诉状被掷在老头儿的脸上。

天旋地转，兵车、炮车和梧桐叶在头顶上旋转起来
.....

姑娘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凝视着自己的、锁着的家门。

一张已经揉破了的诉状用石子压着，平铺在人行道

上。

老头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姑娘跪在爹爹的尸体前，没有泪，呆痴地看着地……

破碗里发出响声，不时有一枚小铜板落进碗里。

穿着各种不同鞋子的脚在姑娘眼前走过。

姑娘那双凝视着的眼睛流下了两串泪珠，她转过身，向着她走来的小路那边双膝跪下，呜咽地说：

“爹！俺一个人回到家了……”

“嘶——将！”一颗重迫击炮弹落在村子里，只是一瞬间，当姑娘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村子燃烧了，她家的房顶炽烈地燃烧着，姑娘惊骇地站起来，钥匙从手里落在地上。

姑娘象孤魂野鬼似地在烟雾弥漫的淮海战场上无目的地走着。

浍河边一棵没有叶子的弯弯树站在姑娘面前，姑娘呆住了，她慢慢地移动着脚步，她把行李卷放在地上，解开麻绳。

姑娘提着麻绳，黑宝石般的眼睛仰望树梢……

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，一个小小的人儿站在一棵孤独的弯弯树下……

一个年轻的解放军电话员，专心致志地在田野里收着

线，一高一低地走着。

当他一抬头，他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，立即扔了线拐子，飞奔而去……

一双飞快奔跑的脚踏着荒芜的土地……

交通壕里。

年轻的新任连长何战云和指导员陶俊生并肩走着。

战士们还在修整着自己的掩体。

陶俊生有一个温和的圆脸，中等身材，他向何战云说：

“咱们连的情况很单纯，只要有仗打，四个排的思想工作很好做，就是连部有几个十八岁的年轻人，有点……”

何战云个头儿比较高，步子沉着、表情严肃。他说：

“我就不信，把这帮年轻人交给我……”

“那太好了！”指导员狡黠地斜眼看看何战云。

文书小邱在一个掩体里用笔统计着什么。

陶俊生介绍地说：

“小邱，文书，从南京逃出来的高中生，十八岁，诗人……”

“指导员！”小邱不好意思地用手推推自己的眼镜。

何战云默默地注视着小邱，小邱稍稍歪戴军帽，洋学生的长头发从帽子里露出来，一脸稚气。

陶俊生和何战云继续往前走，小邱跟在他们的身后。

卫生员小孙正在给一个负轻伤的战士包扎手上的伤口。

陶俊生介绍说：

“卫生员小孙，也是个十八岁。”

何战云默默地注视着小孙：乍一看，小孙给人一个女孩子的错觉，有些害羞，很文静，棉军装比别人都干净，颜色洗刷得浅淡一些。

何战云向他伸出手，小孙把纤细的手平平地伸给何战云。

陶俊生、何战云、小邱、小孙走进连部掩蔽部。正在小声拔号音的小段把号从嘴上拿下来。

陶俊生说：

“小段，又是个十八岁。”

一阵麻雀的叫声，通讯员连滚带爬地跑进来，一个屁股墩儿坐在地上，麻雀在掩蔽部里飞鸣着，小郭旁若无人地追捕着，小段也加入了这个追逐战，终于被小郭用军帽扣住了，这时，小郭才发现陶俊生和一个陌生人，他连忙把麻雀塞进皮带上挂着的、有网袋的搪瓷缸里，向指导员敬个礼，脸红红地站在一边。

陶俊生说：

“通讯员小郭，还是个十八岁。”

“指导员！”小郭一本正经地报告说：“现在几点
了？”

陶俊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挂表来，小郭大惊说：

“这不是连长的吗？”

陶俊生默默点点头。

小孙紧张地大睁着眼睛把惊骇的目光投向陶俊生。

陶俊生没有说话，只听见挂表“嗒嗒”的响声。

小郭用袖子捂住了眼睛。

小段对何战云说：

“怕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连长了，他领着我们尽打胜仗……昨天他身上负了五处伤……”

小段擦了擦号嘴，轻轻地吹了一句休息号。

陶俊生问：

“你这是……？”

小段低着头没回答，小邱回答说：

“这是休息号，我理解这是说：安息吧！连长！……”

何战云说：

“要是我，倒希望你为我吹个冲锋号，连长不在了。
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并没有结束……”

小邱掏出小本来用钢笔记录着。

小郭冒失地问何战云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何战云看看他没有回答。

陶俊生把手里的挂表交给何战云，陶俊生说：

“这是我们纵队陈司令员的警卫员，何战云同志……”

何战云上足了挂表的弦，把挂表装进自己的上衣袋里，充满自信地说：

“从现在起，我就是这个连的连长了！”

掩蔽部口上的光亮忽然被遮住了，电话员小于手里提着个线拐子，背上背着个姑娘走进来，他把姑娘放在地上，很多好奇的战士跟着小于走进掩蔽部，把掩蔽部挤得满满的，其中有扛着长铲子的炊事班老班长。

何战云和大家都诧异地注视着小于。

小于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收线……在浍河边……她寻短见……”说着把一根别在皮带上的麻绳扔在地上。

昏沉沉的姑娘渐渐睁开了眼睛，她惊骇地看着这些兵，在这些人中间认出了小于，她站起来突然跪在小于面前：

“俺……谢谢你！”

小于吓了一跳……

老班长扶起姑娘，姑娘忽然又埋怨地对小于说：

“可你……为啥又把俺背回这个地狱里来呢？”她飞速地环视着这些军人，仇恨地哭泣着：“你们就是这个地狱里的牛头马面，夜叉无常？”她的眼前闪现出她见过的那些乡丁、法警、录事、宪兵、军官的可怕形象，她失常地、恐怖地大叫着：“你们把俺害得还不够吗？还要俺活受罪！你们看着痛快！高兴？！”

小邱在何战云身后小声说：

“精神分裂症。”

小郭在小于耳边小声说：

“你怎么背了个疯子来呢？”

小邱又对小孙说：

“拿药，镇静剂！”

“不！”何战云注视着姑娘说：“她很正常，拿点水来！”

小孙把水壶递给何战云。

“小大姐！”何战云把水壶递给姑娘，姑娘一抬手，把水壶击落在地上。

小郭伸了伸舌头。

何战云再次向姑娘靠近，小郭连忙扯住他的衣服，何战云打掉他的手。何战云问姑娘：

“小大姐！你知道我们是啥队伍吗？”

姑娘忿怒地说：

“不管啥队伍，都是衙门的看门狗！哪种队伍的打俺都挨过，哪个衙门的气俺都受过，俺不怕了，大不了是个死！死——俺求之不得！死后就是有地狱，也比这人间地狱亮堂得多，公平得多！”

小邱用小本记录着。

小孙从医药箱里摸出一片药片走近姑娘，把药片伸在姑娘眼前。

姑娘出人意料地给了小孙一个响亮的耳光，但她又被自己的举动吓住了，退了一步，呼喊说：

“你们不是有枪吗！把俺毙了，免得俺自己去寻死！”

小孙惊愕地捂住自己的脸。

小郭“啊”地叫了一声。

小段扯了扯小孙的袖子。

小孙脸上冒着汗，狼狈不堪地在衣服上搓着双手。

陶俊生走近姑娘，温和地说：

“小大姐，你见过这样打不还手、骂不还口的队伍吗？”

姑娘这才愣住了，慢慢重新一个一个地观察着每一个人，一个个善良的人，小郭还捧着他那茶缸里的小麻雀。

姑娘迷惘地问：

“那……你们……是些啥人呢？”

何战云说：

“我在家是个挖煤的工人。”

小郭说：

“我在家给财主放羊。”

小孙摸着被打的脸。陶俊生说：

“就说我们这个小孙吧，从小妈死的早，身子骨弱，卖都卖不出去，他爹把他男扮女装卖给老财当丫头，后来他的家乡解放了，他才参加了解放军……”

姑娘听见了一个新奇的名字：

“解放军……”

何战云诚恳地说：

“对！我们是穷人的队伍，共产党的队伍，专门消灭乡丁、团防、巡警队、宪兵团、中央军！”

陶俊生热情地补充着：

“我们的任务是推翻压迫老百姓的各种衙门！”

何战云说：

“建立一个穷苦人掌权的国家。”

姑娘完全搞糊涂了：

“劳苦……人民……”

何战云把望远镜交给姑娘：

“小大姐，看！我们面前就是中央军，我们一下子包围了十二万国民党军队——黄维兵团。”

姑娘在望远镜里看到国民党的战车和奔跑着的敌军步兵，一张张恐惧而又凶狠的面目清晰得就象在面前一样，吓得她连忙捂住望远镜。她又一次回头逐一看着掩蔽部里的这些军人，一些和颜悦色的兵，她露出歉意和不安的神情。

何战云笑着说：

“小大姐，你是哪儿的人呀？”

姑娘把望远镜交还给何战云：

“俺家就住在范庄……”她从怀里掏出那张揉破了的诉状。

何战云接过诉状。

战场上的交通壕象蛛网一样。

我军战士把枪搁在胸墙上，眼睛注视着包围圈里的敌人。

一双双聚集着仇恨的眼睛，一只只黑黝黝的枪口……

掩蔽部里。何战云、陶俊生和战士们的眼睛象交通壕里那些战士们的眼睛一样，也聚集着仇恨。

姑娘诉说着：

“……俺的亲人没了，家没了，连一丁点儿盼头……也没了……”

何战云把状子和绳子交给小大姐：

“状子留着，等你们这儿有了人民政府，递上去，一告就准！绳子也留着，不是留着吊你自己，留着活捉蒋介石！”

交响乐队那充满希望和幻想的主旋律悄悄地涌现了。

姑娘轻声说：

“这么说，俺还有盼头？”

何战云说：

“当然！”

姑娘问：

“快吗？”